

現代作家叢文

梅林文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第

一

輯

故鄉

昨夜我夢見我回到了故鄉，但故鄉的面目我已經認不出來。

沿梅河的竹林，那縈繞着我的童年的夢的秀綠竹林，連根剷平；而村內平廣的稻田中間蜿蜒着一條蟒蛇樣的黃泥路，而且豎着木桿，貫連着電線。

全村雞犬不聞，闐無人聲。

「這是我的故鄉麼？」

我自語着。急速奔向我的家。

我的家——五代以前祖宗遺留下來的，磚砌的，堅固的三進院落，坍塌成爲廢墟，而且彷彿是經過火燒不久的；因爲粗長的棟樑焦黑如炭。

「這是我的家麼？」

我迴目四望，疑心這不是我的家，然而這又的確是我的家，那院心的一株枝幹半焦的木蘭樹，猶從磚堆隙挺出一枝碧葉。它的位置並沒有變動。

突然——那好像猛來的歡呼，我的背後發出幾聲犬吠。我旋轉身，一隻瘦弱的老黑狗撲上我的胸脯。牠舐着我的衣裳，我的手，歡悅地嘵嘵呻吟着。

「啊，是你麼阿放麼？」

牠搖動尾巴，呻吟着，舐着我的手。

「老太太呢？阿敖，二小姐呢？」

阿敖只顧嘵嘵地呻吟，舐着我的手。

「你說呀，阿敖！老太太呢？二小姐呢？」

我頓着腳，掃開牠攀在我胸脯上的腿，忘記牠是狗，不會說話。

但阿敖似乎懂得我的意思，側着猶是興奮的頭兒，用潤溼的老眼凝視着我；於是伏在地下吠着，回轉身走向村後的山路。

我跟隨牠，走了許多似乎又熟悉又生疏的偏僻山路，而後在深山（似乎是銀峯山）裏的一簇農家的門前停留下來。

在門前的石級邊，坐着一個老年的婦人，我認得出是我的母親。

我奔向她：「娘！低下頭：「娘！」

她顫巍巍的站起來，貧血的一雙手懸空摸索着。原來她已瞎了眼睛。

「喊娘的是誰？」

「阿芝呢。」我將兩手交給她：「阿芝回來了呢。」

「阿芝？」她摸着我的全身，於是從瞎眼裏湧出淚珠：「怎麼現在才回來？一走就八年！」

她哽咽着，用手捏去哀傷的鼻涕。

我流下了八年不會流過的眼淚，「世界不好呀，娘。我不是有信麼？」

「信中什麼用？我要看你的人呀。」她埋怨着，繼續摸着我的全身：「現在我瞎了眼睛，看不見……」

她哭出聲來。孩氣地拭瞎眼邊的淚水。

阿敖在我腳下擦來擦去，低低呻吟，好像在哭。我渾身如同針刺，祇得將話岔開。

「蘭妹呢？」

宛如受了雷震，娘踉蹌一下，幾乎跌倒。我扶她坐在石階上。久久她從牙齒縫裏迸出：

「蘭兒死了！」

「蘭妹死了！」我叫：「怎麼死的呀！」

娘磨動牙床，恨恨地：

「日本鬼子呀，日本鬼子從潮州打來，侮辱了她，她跳河……」

從娘的憤恨裏，我知道了我的磚砌的堅固老屋爲什麼燬塌；娘爲什麼孤苦地避住在這深山裏的親戚農家，喝着兩碗稀粥的經過；而這些悲痛憤恨的日子使娘瞎去了眼睛。

「你這不肖的！」娘忽然將憤恨擲向我：「現在才回來！現在才回來！」

然而她卻顫抖着雙手撫摸着我的全身，瞎眼裏滾滾湧出淚水：

「比以前長大了，大人了，要替蘭兒報仇……」

我大聲喊：

「我一定替蘭妹報仇！」

我投向娘的懷抱，但我感覺到如同投向深谷。醒來我的眼溼着，看向窗外，冷月斜掛在寒天。

不安

朋友M君走來對我反復的訴說：

爲什麼近來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

在朋友的歡樂聚談中，我感到惶惑；

在自己獨坐時，我如像沉落在夢魔中；

不是寂寞，不是悽愴，只是不安。

難道我在過着「非人的生活」麼？

我可以在絕對不吸一根一角半錢的劣等紙煙的禁律下，以腦汁以勞力換每天兩頓礦米飯。

難道爲了孩子的出生，在感覺着責任的重大麼？

我知道「天無絕人之路」的豁達觀是貧困時候的一種安貧治療法。

難道人們在對我滿嘴不帶感情的乾笑，或者小丑在鬼鬼祟祟的中傷我麼？

很簡單，那大可以看作一種滑稽的人間相，而付之一笑。

爲什麼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

國族前途的必然光明的信念並未動搖，我堅信燦爛的新中國就在明天。

而在和東洋軍閥艱苦戰鬥的今日，我並未放棄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崗位。

爲什麼我的心情總是這樣地不安？

是爲了不幸而爲「知識份子」在墜入自我煩擾的陷阱中麼？

我不也只是僅僅懂得二三千個方塊字和二十六個A B C D的「略識之無」的人？
呵，你告訴我，芝，我將怎樣自處？

我告訴他：

「你去死罷。」

M|君着驚的一跳：

「你對我鼓吹自殺主義麼？我還知道自殺是弱者；而我剛正二十七歲的青年！
我掉頭走開了。」

一九四〇，春，渝。

白髮

在糜爛的，煩囂的，歡笑的馬路旁邊，我遇見了老朋友李君。

我們在青島時就認識了的。我明白他的性情：爽朗，達觀，整潔，負責任。

他在一個交通機關的電報局服務，武漢撤退，他留在漢口法租界，同伙伴們提着小發報機，以一月三搬家的奇巧戰術，躲過敵偽羅網，替祖國服務。

去年五月間重慶第一次被炸後，他從漢口冒險來渝，丟盡所有，只帶了一條生命。

我們相見時，他照舊爽朗，達觀，整潔，一如往昔。

而今天相見，使我吃驚，他的頭髮已白了一半！爽朗雖在唇邊保留一二分，達觀已從他的蹙着的眉頭逝去。

我們站在糜爛的，煩囂的，歡笑的馬路旁邊，說着各人的生活。

他攢着眉頭說：

「我每月拿八十元，戰前的薪水。面子事，太太介紹進局子，拿四十元；吃軍米，兩個人，湊付事。可是，你說，抗戰什麼時候能勝利？」

「今年吧？黨國要人說，今年是勝利年的。」

「你一個月拿多少？」

「不如你。」

「但你好寫文章嘍。」

「文章寫不出。」

他的眉頭更加攢蹙起來，而我看著他的兩鬢的白髮。

一種衝動，使我陡然拍著他的肩膀，彷彿未經過大腦思索似的，對他喊：

「可是，朋友！忍耐呀！」

他像從夢中跳起來：

「那當然，那當然，嘿嘿……」

他笑着，一面走開，一面回頭，揚手。

我看著他的白髮，一縷辛楚從心底升起……

一九四〇，秋月，渝。

遙念

一

案頭兩枝插在赭色豆瓣罐裏的臘梅凋謝了。

是歲暮的日子，懷念舊友的日子。

翻開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記：

傍晚，成兄背了兩個包袱走來，他底多鬚鬚的臉孔，給江風吹得通紅。

他是從北碚漂烏篷船來的。

S用一種風趣的語調對他說：

「凄風苦雨，漂烏篷船順流而下，恐怕吟詩不少罷？」

「心情不佳，心情不佳……」

成兄笑嘻嘻的說。他瞟着S的新括過底光滑的臉部，案頭的臘梅，牆土的畫片，假意稱讚道：

「到底青年理論家，漂亮得很！」

山在一邊靜靜地說：

「新型紳士嘛。」

成兄爆發出愉快的大笑聲：

「新鮮得很！新型紳士，好新鮮的名詞嚇嚇……」

接着又說：

「城裏到底不同，有新鮮名詞創造，比如，新型紳士。鄉下就不然，油鹽柴米，整天發愁。嚇嚇……城裏有趣。」

適可而止，大家平靜下來。成兄在準備「小說中的人物描寫」要點，S低下頭繼續寫報告文學集子「戰鬥底圖繪」的序文。山讀着一篇小說原稿。

窗外下着冷雨，風嗚咽着；但房裏的空氣是溫暖的，穆靜的。

二

現在又是歲暮了，臘梅重開，又凋謝了。

而昨天，傳來可怕的消息：成兄死難了。

這是真的麼？我能相信麼？我不願意相信！

然而，熱情底愛國主義者的氣節是可想像的：

當殺人犯倭寇，在黑夜，從天空，從海上，突向海島轟擊，封鎖，登陸，惡毒底奴辱魔手即伸到眼前的那個時候……

成兄就在這樣的場合死難了麼？我能不相信麼？啊啊，我又能真的相信這悲壯的不幸麼？

從八日起，我們就各方奔走，發電到香港桂林；然而，沒有消息。

現在，傳來成兄死難惡耗了！

這是真的麼？真的麼？我們能相信麼？

我們焦急，我們哀痛！

而玄珠先生、S·泯、虹諸兄呢！

沒有消息！

哦，沒有消息！

他們，每一個都不能輕率地死的呀！不到一定落在仇敵底魔手的前一瞬，不到血鬪到最後，是不能輕率地死的呀！他們，每一個都是祖國底歌手，每一個都是人類靈魂底發聲者，每一個都是人類歷史的紀錄者！

不能死的！
然而，沒有消息！

三

看向窗外，看向南天，雲層是陰低的，風是嗚咽的。

遙念着在血底海島上的友人們，遙念着他們底血的遭遇；遙念着他們珍重。

以對復活節的祝福，以對元旦的祝福；願人民底英勇武裝戰士與友邦底武裝戰士，將伸入海島的倭寇底罪惡魔
迅速擊斷！

而隨着愉快底春天飛來愉快的消息！

我們焦灼而又徬徨地，期待着，遙念着……

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渝。

散步

窗外的陽光如此輝煌，而且溫柔的春風正在嫩黃的枝頭絮語着；時間是四五點鐘的下午，一個美好的將近傍晚的下午。我於是離開冷寂的屋子，走出去散步了。

我抱着雙臂慢慢的獨自一個人走着，我走到了巴蜀中學的廣場。已經放了晚學了，少年們早已走散，只剩下幾個在奔跑着，譁笑着，活潑得像小羊；而兩個似乎特別頑皮的少年，爬上了一株三四丈高的桑樹，用竹竿努力的打着枝頭桑葉。他們中的一個穿着紅絨的背心，映着春天的陽光，像一個火球。我羨慕他們那種專心一意採桑葉的工作了。他們爲了餵養心愛的小蠶，可以不怕危險地爬上三四丈高的桑樹。這是一種怎樣美好的氣魄呢？這是可以使懂得靈魂向上飛翔的意義的中年人拍手歡呼，從而體會出青春的生命力的雄闊的。

我微笑了，向他們大聲喊：

「小朋友，你們爬得真高呀！」

他們的鐘一樣的聲音回答我：

「我們還可以爬得更高的。桑樹有多高我們就爬多高。」

「但是當心呵，那太危險了。」

我剛一說完這句話就感覺到內疚了，這將恐嚇了他們，雖然這是出自很自然的善意。我感到羞慚和不安。好像自己不在經意中基於淺薄的人道主義犯了一種自以爲善意其實是作惡的罪過一樣。如果他們聽了我的話腳筋一軟跌下來呢？

「不會危險的。我們爬過幾次了，腳站得牢牢，一隻手緊抱住桑樹，跌不下來的。」他們如此平淡的回答我，語調非常自信。隨後又那末自豪的笑起來：「下面的桑葉給同學打光了，只有樹頂頭的還在。這只有我們纔能打得着，同學們別想。如果桑樹有天高，我就爬天高。嘿，我的鷺兒比他們的長多啦……」

我不能再說第二句話，我帶着慚愧迅速的走開了。我怎樣能够再停留一分鐘呢，面對着高高爬在樹上的自信自豪而又愉快的少年們？我既不能參加爬樹分配一點他們的愉快，留在樹下旁觀說多餘的蠢話麼？

我走到一株大黃桷樹的下面了。黃桷樹的枝梢剛剛生出嫩葉，還是紅色的，帶着膏油的光澤。我似乎聽到它們在歡呼它們的生命力的旺盛。我對於這些紅色的嫩葉，即將成爲蓊鬱蔽天的嫩葉，感到了喜悅，感到了春的恩惠。我站在那裏，仰頭望着，由衷地笑了。

那一個魚塘枯涸了一半了，另一半水上佈滿了密集的綠萍，那是綠荳那末小的綠萍。魚羣不斷地喋喋着，顯得那麼寧靜。在魚塘的旁邊一座類似別墅的洋式建築，那門前的小花園，野薔薇正在含蕾，陪襯着巍峨的建築物和春意勃發的大樹，有一種安適的感覺。突然從那綠窗簾裏面飄出叮叮的鋼琴聲，同時一個女人的尖嗓子在唱着：「教我如何不想他。」我必須忠實說明，這使我厭惡。而且似乎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連帶地我感覺到自己的散步，也同樣是一種可厭惡的行徑。雖然我並不至於「連吃西瓜都想到戰鬥」的那樣可笑，但現在的這種厭惡感覺還是無法驅除的，我好像被抽了一鞭，迅速地走回來了。

我回來了，站在大門前，一個敞開胸脯的貧困的婦人帶着不滿一歲的孩子學步，她急於要自己的孩子長大。三個補篋匠挑着擔子疲倦的走過去了；兩個轎夫擡着空轎子打着呵欠懶懶地走過去了。我於是突然如此鮮明的感覺到，這悲苦的世界裏面的所有的貧困和疲倦，應該迅速地改變過來，應該像那採桑葉的少年的勇氣和自信將這個悲哀的舊世界擊碎，雖然現在正是春天，雖然現在陽光輝煌一如黃金。

一九四七春。

我快要發瘋了，是的，簡直就要發瘋了，總是這樣沒有時間可以讓我安安靜靜的寫作。一個作家而沒有時間可以安靜地寫作，不發瘋是不可能的麼？比如今天晚上，當我正在繼續寫一部長篇的時候，忽然走進一個陌生的青年人。通了姓名，原來是我我的，並且記起了以前曾經給他寫過一封信。現在他是特地來找我談「如何寫作」這個大問題的。這可使我恐怖了。我既非文藝理論家，又非專門以「指導」青年「如何寫作」為榮耀的「專家」，怎麼能談這個幾乎比地球還大的問題呢？我祇能坐在他的對面，聽他一連串的發問。

「我怎樣纔能寫得好呢？我的感情很豐富，我很熱情，我的愛人的去世永遠使我悲痛……到底寫散文容易，寫詩容易，寫小說容易，寫戲劇容易呢？你看『塔裏的女人』寫得怎樣？『荒謬的英吉利海峽』好不好？還有『北極的風情畫』也很多人看的。現在我正看『戎馬戀』這部書值得看麼？我怎樣學習呢？怎樣寫纔有價值呢？……」

這真使我全身出汗，不知怎樣答覆，而且簡直無法答覆。我有點懷疑他到底有沒有思想，又懷疑他是否故意如此發問。一時弄不清楚。我想，即使跟他談文藝常識也是不可能的。我一句話說不出來，我沉默着。

但他又發問了：

「×先生，據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恨死了卑污的人類，恨不得把他們的奇臭的靈魂全部曝露出來；但是我現在做不到，真是苦悶極了。」

我煩躁起來，而且有點頭昏。但顯然，倘我堅持「沉默」則將引起他的反感。同時他繼續問下去老坐着不走呢？結果我只得說了一點自以為對他還重要的關於思想方面的話，就是愛好文藝必須建立起思想系統；如果沒有正確思想作基礎，不把思想搞通，想從事文藝寫作，那是只有浪費時間浪費精力的。於是，我連帶談到怎樣判別是非，舉馬歇爾離華聲明為例子；怎樣培養正義感，舉最近全國學生的反美遊行為例子。但這些還必須有正確的思想作基礎，否則就不會判別是非，就不會有正義感，即有也成問題。

他似乎有點領悟，於是又問：

「要培養思想看誰的作品較好呢？」

這使我為難。中國作家的作品，我全部沒有看，除了我的幾個熟朋友的作品而外。但我不願意介紹我的朋友的作品給這位青年人。這是互相標榜的「文豪」們的事情。結果我介紹他先讀「大眾哲學」。

他足足坐了三點鐘才走。但我快要發瘋了。

二

重讀一下昨夜寫的日記，我感到羞愧了，我竟用那樣煩躁的心情紀錄了一個來訪的青年人。我怎麼好那樣不尊重他的感情呢？而且如此辛辣的嘲笑他呢？即使沒有當面，而是寫在日記裏，也够使我羞愧和不安了。他的來訪完全是出自誠意，希望能從我的談話裏面得一點為他所需要的東西，而我在日記裏嘲笑他了，爲了他問了過多的沒有質量的話。這是一種過失，以後我必須注意。我可以理解，即使他的思想成問題，即使他的愛好文藝僅是爲了自己的「好名」，但唯其是這樣的一個青年人，我就應該更加誠懇的接待他，告訴他或者還不知道的關於學習上的方法，使他能够從這裏打開思想的門，學習的門，從而變成較有希望較有力量的爲人民工作的一個青年人。這是我的工作，我

的義務，不能有一點忽略的。所謂文化工作或文藝工作，不僅要用筆，而且要用嘴和對人的良好的態度的。縱使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應該保持這種態度，否則那就變成了騙人的自私自義者了。我不一定比他懂得更多，但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人家，也算盡了一分的責任，可以無愧可以心安了。而我卻用那樣煩躁的心情在日記裏而嘲笑了他。

想到這裏，我感到羞愧，不安，心情起伏如浪濤；一眼看到案頭未完成的長篇，我簡直快要發瘋了。

一九四七，春，滬。